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由處提了  
雪梨藍兒一逕迤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  
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  
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喫得肥了武大歇  
下擔兒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喫得肥處鄆哥道我  
前日要糴些麥稈一地裏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裏有武大  
道我屋裏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麥

秤怎地錢得肥腴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  
 鍋裏也沒氣武大道舍烏糊絲倒罵得好我的老婆又  
 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  
 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  
 却不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  
 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小主  
 人請我喫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喫酒跟我來武  
 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一箇小酒店裏歇了擔兒拿了  
 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鎰酒請鄆哥喫那小廝又道  
 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

一路話頭  
 覺乖覺

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喫了却說與你你却  
 不要氣苦我自挈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喫了酒肉道你  
 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肱脰  
 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肱脰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  
 這一籃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勾子一地裏沒尋處  
 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裏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  
 每日只在那裏行走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錢使耐耐那王  
 婆老豬狗不放我去房裏尋他大衆暴打我出來我特地  
 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  
 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

非覺之極

般的鳥人那厮兩箇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箇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箇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須三人也有箇暗號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來箇若捉他不着乾喫他一頓拳頭他又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便用喫他一場官司又没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地

非覺之極

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喫那老猪狗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你今日晚些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可露一些嘴臉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往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近等我七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來打我我先將籃兒丟出街來你却擔來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逃入房裏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把去糴米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數貫錢幾箇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

近情點破  
得妙

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  
禮只得窩伴他些箇詩曰

潑性淫心詎肯回  
聊將假意強相陪  
只因隔壁偷奸漢  
遂使身中懷鬼胎

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那  
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喫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  
碗喫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喫了當夜無話次日飯  
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想  
着西門慶那裏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擔  
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勾他出去了便趁過王

廢得妙

婆房裏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  
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裏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  
早些箇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  
處伺候武大飛雲也似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  
我籃兒搬出來你便送入去武大自把擔兒寄下不在話  
下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裏來罵道老猪狗你昨  
日做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  
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  
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那婆子大怒揪  
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

兄弟打  
得活虎  
呵哥只  
好做紙  
虎

那婆子却待推，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裏帶箇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爭些兒跌倒，却得壁子礙住，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只見武大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急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裏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婆娘正在房裏做手脚，不迭先逃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武大搶到房門邊，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裏推得開口，裏只叫得做得好事。那婦人頂住着門，慌做一團口裏便說道：「閒常時只知自好，這番殺好拳棒，急上場時便沒些用，見箇紙虎也嚇一。」

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言語，提醒他這箇命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扳開門，叫聲不要打。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裏，撲地墜後，便倒了。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圍裏一直走了。那哥見不是話頭，撇了王婆，撒開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腫查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盥碗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揜着，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正

是

三寸丁見幾幹才  
親夫却叫奸夫害

西門驢貨甚雄哉  
淫毒皆成一套來

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  
 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  
 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豔  
 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  
 人來保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  
 捉着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  
 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  
 我的兄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  
 你若肯可憐我早早伏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  
 若不看覷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這  
 話也不回言却楚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  
 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冰窖子裏說道苦也我  
 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箇好漢  
 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  
 這等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會  
 見你是箇把舵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  
 西門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

許多笑批  
時都變作

三自樂

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你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裏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裏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刻來與你却

難教你西門慶道

婆子心毒

難有曲行

便好下手大官人家裏有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裏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箇不是長遠夫妻諸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斬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官人便去取些砒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

前文此處上○文

箇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爲證

戀色迷花不肯休  
誰知武二刀頭毒

機謀只望永綢繆  
更比砒霜狠一籌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何？」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你便把些小意見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喫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裏，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藥轉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人聽得，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藥發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便入在棺材裏，打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箇容易，你只敲壁子，我自過來相挈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罷自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把與那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却楚將歸來，到樓上看武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牀邊，假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我的時間不是了，與那廝局騙了誰想，却踢了你這腳，我問得

新  
戀二字

王婆是過  
來人

二五回



一處好藥，我要去請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家來，亦不提，起快去請藥來救我。則箇那婦人拿了些銅錢，徑來王婆家裏坐地，却叫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武大看了，說道：這帖心疼藥，太醫叫你半夜裏喫喫了，倒頭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箇，半夜裏調來我喫。那婦人道：你自放心睡，我自伏侍你。看看天色黑了，那婦人在房裏點上碗燈，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拿了一片抹布，煮在湯裏，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裏，却舀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裏？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喫。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裏，把那藥貼安了，將白湯衝在盞內，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喫。那婦人道：只要他醫治得病，管甚麼難喫。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牀來，武大咬了一聲，說道：大嫂，喫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牀被來，蓋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

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勸他掙扎，便跳上牀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在被角那裏，肯放些鬆寬正似

油煎肺臟，火燎肝腸，心窩裏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攪，渾身水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在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姦人。

那武大當時受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牀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

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

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

狠、毒、并、

婆道：有甚麼難處？我挈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

了一桶湯，把抹布撒在裏面，掇上樓來，搨了被，先把武

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

蓋在屍上，兩箇從樓上一步一掇，打將下來，就樓下將扇

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鞵與

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

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

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

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迤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這箇何須得你說、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團頭何九叔、他是箇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殮、西門慶道、這箇不妨、我自分付他便了、他不肯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使用去、分付他、不可遲悞、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買了棺材、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點起一對隨身燈、鄰舍坊廂、都來弔問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因害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鄰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不敢死問他、只自人情勸道、死自死了、活、的、自、要、過、娘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見謝了衆人、各自散了、王婆取了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裏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叫了兩箇和尚、晚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撥幾箇火家來、整頓、且說何九叔到巳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

慶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箇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箇小酒店裏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等之人對官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坐定叫取瓶好酒來小二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即便篩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這人從來不會和我喫酒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蹊兩箇喫了半箇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裏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九叔休嫌輕微明日別有酬謝何九叔又手道小人無半點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休要見外請收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說不妨小人依聽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週全一牀錦被遮蓋則箇別不多言何九叔道是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叔不受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箇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兩箇又喫了幾杯西門慶叫酒保來記了帳明日來鋪裏支錢兩箇下樓一同出了店門西門慶道九叔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別有報効分付罷一直去了何

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驗武大郎屍首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蹊蹊來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箇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叔道娘子省煩惱可傷大郎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拙夫心疼症候幾日兒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口裏自暗暗地

道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不會認得他原來武大却討着這箇老婆西門慶這一兩銀子有些來歷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揭起千秋幡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犯着兩點神水眼定睛看時何九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但見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無光正是身如五鼓銜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詞 武松不去武大不死然此正自難處耳英雄人恨

又評 鄆哥堪與唐牛兒合做一小俠傳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喪 ○供人頭武二郎設祭

此回如觀  
城下昆陽  
之戰千古  
驚心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眾火家扶住，王婆便道：「這  
是中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  
甦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會。」兩箇火家使扇板  
門，一徑擡何九叔到家裏，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  
哭道：「笑欣欣出去，却怎地這般歸來？」聞時，曾不知中惡，坐  
在床邊啼哭。何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  
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却纔去武大家入殮，到得他巷口，

何九叔豈  
無此見識  
偏出自其  
女不獨變  
而脫亦與  
土婆金蓮  
相形擊  
用意最精

迎見縣前開藥鋪的西門慶請我去喫了一席酒把十兩  
銀子與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則箇我到武大家  
見他的老婆是箇不良的人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到那  
裏揭起千秋旛看時見武大而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  
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却怕  
他没人做主惡了西門慶却不是去撩蜂剔蠅待要胡盧  
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箇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  
的武都頭他是箇殺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來此  
事必然要發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後巷任  
的喬老兒子郎哥去紫石街挈武大捉姦鬧了茶坊正是  
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訪問他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  
火家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若是停喪在家待武松  
歸來出殯這箇便沒甚麼皂絲麻線若他便出去埋葬了  
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他時必有蹺蹊你到臨時只  
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着  
便是箇老大證見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不留了西門  
慶面皮做一碗飯却不好何九叔道家有賢妻見得極明  
隨卽叫火家分付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  
問他幾時出喪快來回報得的錢帛你們分了、都要停當  
若與我錢帛不可要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入殮停喪安

催命鬼哭  
養家人

亦小意願  
亦有情致

巨妾雖巧  
又在九叔  
之後非知  
不若也王  
多財重子  
才故昏九  
叔身重子  
財故明

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說道只三日便出廟  
去城外燒化火家各自分錢散了何九叔對老婆道你說  
這話正是了我去偷骨殖便了且說王婆一力攬  
掇那婆娘當夜伴靈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第三日早  
衆火家自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家隣舍街坊相送那婦人  
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  
火燒化只見何九叔手裏提着一陌紙錢來到場裏王婆  
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没事了何九叔道小  
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扇籠子母炊餅不曾還得錢特地把  
這陌紙來燒與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把紙

錢燒了就拿掇燒化棺材王婆和那婦人謝道難得何九

叔攬掇回家一發相謝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熱娘

子和乾娘自穩便齋堂裏去相待衆隣舍街坊小人自替

你照顧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把火挾去揀兩塊骨頭

拿去撒骨池內只一浸看那骨頭酥黑何九叔收藏了也

來齋堂裏和闕了一回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撒在池

子裏衆隣舍各自分散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把帽

紙都寫了年月日期送喪的人名字和這銀子一處包了

做一箇布袋兒盛着放在房裏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去

榻子前面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位靈床子前點



提撥警醒  
其有關係

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三經旛錢梁金銀錠采繒之屬每日  
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  
裏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家中又没人礙眼任意停眠  
整宿自此西門慶整三五夜不歸去家中大小亦各不喜  
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須有敗有詩為證

參透風流二字禪

好姻緣是惡姻緣

山妻小妾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且說西門慶和那婆娘終朝取樂任意歌飲交得熟了却  
不顧外人知道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  
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厮是箇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常言

點時飾情  
事俱好

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光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  
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  
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閒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  
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將及兩箇月去時  
新春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  
恍惚趕回要見哥哥且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  
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  
大銀酒食管待不必用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裏換了衣服

鞋襪戴上箇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  
眾隣舍看見武松回了都喫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地

數出更  
見心慌手  
忙

前着許多  
大字後着  
許多假哭  
字此文字  
中眼目

致問得細  
麻

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箇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了靈床子寫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箇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來，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逃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裏肯帶孝，每日只是濃粧艷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箇鬚兒，脫去了紅裙繡襖，旋穿上孝裙孝衫，便從樓上哽哽

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得甚麼症候，喫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面說道：『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喫，過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即便走過來，挈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箇乾娘，我又是箇沒腳蟹，不是這箇乾娘隣舍家，誰肯來挈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裏？』婦人道：『我又獨自一箇，那裏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

且沉吟未  
便哭神傷  
心感有其  
於哭  
說乃亦不  
易妙

國真感人  
試看英雄  
淚流並知  
淫婦血濺

說得凄然

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子了。婦人道再  
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逕投縣裏來  
開了鎖去房裏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叫士兵打了一條  
麻絲繫在腰裏。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  
腕刀。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一箇士兵鎖上了房門去。  
縣前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  
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士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  
點起燈燭。鋪設酒殺。到兩箇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  
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  
分明。你若負屈銜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做

主報讐。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便放聲大哭。哭得那  
兩邊隣舍無不恟惶。那婦人也在裏面假哭。武松哭罷將  
羹飯酒肴和士兵喫了。討兩條席子。叫士兵中門傍邊睡  
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  
門自睡。約莫將近三更時候。武松醒來。覆去睡不着。看那  
士兵時。勦勦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武松爬將起來。看了  
那靈床子前琉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那更鼓時。正打三  
更。三點。武松歎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  
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靈  
床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真箇是盤旋侵骨冷。凜烈透肌

燈昏鬼出  
形容幾句  
真奇毛髮  
俱豎

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  
亂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時只見箇人從  
靈床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看不仔細  
却待向前來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松一  
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士兵時  
正睡着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我  
知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直在心裏不題等  
天明却又理會詩曰

可怪人稱三寸丁

生前混沌死精靈

不因同氣能相感

竟鬼何從夜現形

武松  
理解說

天色漸明了士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婦人也下樓  
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  
甚麼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  
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的藥喫那婦人道見  
有藥貼在這裏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那婦人道央及隔  
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去那婦人道是本處  
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恁地且去縣  
裏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士兵走到紫石街巷口問士兵  
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士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  
也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武松道你

那箇英雄

英氣如生  
奸邪喪膽

尋身  
尋身現出

引我去。士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士兵去了。武松却揭起簾子，叫聲：何九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聽得是武松來，尋嚇得手忙脚亂，頭巾也戴不送，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裏，有句話閒說。則箇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箇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與都頭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更不開口，且只顧喫酒。何九叔見也不教量酒人提兩把汗，却把此三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言，並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杯，只見武松揭起衣裳，醜地掣出把尖刀來，插在卓子上。量酒的都驚得呆了，那裏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放氣。武松將起雙袖，握着尖刀，對何九叔道：小子，籠疎還曉得寬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武大死的緣故，便不干涉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半句兒差，我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箇透明的窟窿。開言不道：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罷，一雙手按住肱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何九叔便去袖子裏取出一

第二十一回

箇袋兒放在卓子上，道都頭息怒，這箇袋兒便是一箇大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裏，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小人並然不知前後因地，忽于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鋪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喫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遂，蓋小人從來得知道那人是箇了徒，不容小人不接，喫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裏，揭起手快簿，只見七竅內有瘀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敢聲言，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并今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裏。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姓名，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誰。」小人聞聽得說來，有箇賣梨兒的郭哥，那小廝曾和大郎去茶坊裏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都

前哥亦是  
有孝心的  
人

頭要知備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然有這箇人時一同  
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藏了骨頭銀子弄這酒錢便同何  
九叔望鄆哥家裏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  
着箇柳籠栲栳在手裏糴米歸來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  
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蟲來時我便認得了你兩箇  
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厮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扎  
我的老爹六十歲没人養贍我却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要  
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道鄆哥你把去  
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  
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箇月便陪他他喫官司也不妨將  
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箇飯店樓上

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  
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  
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  
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恁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鄆  
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  
得一籃兒雪梨我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勾子一地裏沒  
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和賣炊餅  
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裏我聽  
得了這話一逕逕去尋他回耐王婆老猪狗攔住不教我

在裏面事  
須將  
的話  
說  
一番然此  
處政不該  
省須整  
地說方妙

入房裏去，喫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猪狗便打我一頓，暴直叉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那厮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契他告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我先人去，你便寄了担兒等着。只看我丢出籃兒來，你便捨入來捉姦。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裏，被我罵那老猪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喫我先把籃兒撇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捨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喫他兩箇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却不提防西門慶那厮開了房門奔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武松聽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謊。鄆哥道便到官府，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飯來喫了，還了飯錢。三箇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把兩箇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箇便是證見。要相公



做主則箇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  
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說  
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  
也是箇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  
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得他  
姦如今只憑這兩箇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武偏何  
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卽行武松懷裏去取  
出兩塊酥髑骨頭十兩銀子一張紙告道覆告相公這箇  
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

長商議可行情便與你合問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在

官想西門慶者必先窮究其家私而後說其性命又不可不知好歹

房裏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裏許官吏銀兩  
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  
貪圖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  
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自難以對理聖人云  
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  
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  
全方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會  
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下廳來到自己房  
內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喫留在房裏相等  
一等我去便來也又自帶了三兩箇土兵離了縣衙將了

死前從後  
都日武松  
精細此精  
細二字出  
自潘金蓮  
口亦是知  
已

細

硯瓦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箇士兵買了箇猪首一隻鵝一雙雞一担酒和些菓品之類安排在家裏約莫也是巳牌時候帶了箇士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巳知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膽看他怎的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婆娘慢慢地行下樓來問道有甚麼話說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衆隣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替嫂嫂相謝衆隣那婦人大刺刺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上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地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堆盤滿宴鋪下酒食果品之

類叫一箇士兵後面盪酒兩箇士兵門前安排卓凳又有兩箇前後把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箇道理先備一杯菜酒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頭走過來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巳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喫酒兩箇都心裏道看他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階開銀鋪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松拖任便道一杯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

無中生有  
楊善名  
表事真

好排坐位

請客語言  
段段變異

高隣光景  
并隣人俱  
一一現出  
和顏

家一家是開紙馬鋪的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  
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眾高隣都在那裏了  
不由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裏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  
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  
原是吏員出身便道有些尷尬那裏肯來被武松不管  
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聽  
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餛飩兒的張公却好正在屋裏  
見武松入來喫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話說武松道家器多  
擾了街坊相請喫杯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曾有些  
禮數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喫酒武松道不成微敬

請到家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  
話的為向先坐的不走了原來都有士兵前後把着門都  
似監禁的一般且說武松請到四家隣舍并王婆和嫂嫂  
共是六人武松撥條凳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士兵把前後  
門關了那後面士兵自來篩酒武松唱箇大喏說道眾高  
隣休怪小人麤鹵胡亂請些箇眾隣舍道小人們都不曾  
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成意思與  
高隣休得笑話則箇士兵只顧篩酒眾人懷着鬼胎正不  
知怎地看看酒至三杯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人性  
些箇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

那心頭十五箇帶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是  
好意請我們喫酒，如何却這般相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  
下。」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土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後共喫了  
七杯酒，過衆人却似喫了呂太后一千箇筵宴。只見武松  
喝叫土兵，且收拾過了杯盤，少間再喫。武松抹了桌子，衆  
隣舍却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千

高隣在這裏，中間高隣那位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  
正卿極寫得好。」武松便唱箇「喏道相煩」，則箇便捲起雙袖，  
去衣裳底下，颯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右手四指攥  
着刀靶，大母指按在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

高隣在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箇證見，  
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隣舍，驚得  
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隣，  
你怪不必喫驚，武松雖是箇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  
有冤報冤，有讐報讐，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隣做箇證見。  
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喫我五七  
刀子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衆隣舍，俱目瞪口呆，再不  
敢動。武松看着王婆，喝道：「兀那老豬狗，聽着我的哥哥這  
箇性命都在你的身上，慢慢地却問你回過臉來，看着婦  
人罵道：「你那淫婦聽着我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

武松  
武松

婦人  
武松

從實招了。我便能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我自害心，疼病死了。于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脍查子，插在卓子上。用左手揪在那婦人頭髻，右手劈胸，提住把卓子一脚踢倒了。隔卓子把這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一交放翻在靈床面前。兩脚踏住右手，拔起刀來，指定王婆道：老猪狗，你從實說。那婆子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武松叫土兵取過紙墨筆硯，排  
在卓子上，把刀指着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  
句。胡正卿吃搭搭抖着道：小人便寫。討了些硯水，磨起墨  
來。胡正卿拿起筆，拂開紙道：王婆，你實說。那婆子道：又不

干我事，教說甚麼。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箇去，你不說時，我先剛了這箇淫婦。後殺你這老狗。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上，便擲兩擲。那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我，你放我起來。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跪在靈床子前。武松喝一聲：淫婦快說。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放簾子，因打着西門慶，起并做衣裳。人馬通姦，一一地說。次後來怎生踢下武大，因何說討下藥。王婆怎地教唆撥置，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武松叫他說一句，却叫胡正卿寫一句。王婆道：咬虫，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

從容精細

痛快使人  
心開使人  
嘆

好精細好  
口在  
活已散事  
已完又請  
上候使人  
具測下文

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說。在。上。面。叫。他。兩。箇。都。點。指。畫。了。字。就。叫。四。家。隣。舍。書。了。名。也。書。了。字。叫。土。兵。解。搭。膊。來。背。剪。綁。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裏。叫。土。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床。子。前。拖。過。這。婦。人。來。跪。在。靈。前。唱。那。婆。子。也。跪。在。靈。前。武。松。道。哥。哥。靈。魂。不。遠。兄。弟。武。二。與。你。報。讐。雪。恨。叫。土。兵。把。紙。錢。點。着。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兩。隻。脚。踏。在。他。兩。隻。脛。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剗。口。裏。啣。着。刀。雙。手。去。空。開。胸。脯。割。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脛。查。一。刀。更。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隣。舍。喫。了。一。驚。都。捲。

了。臉。見。他。兇。了。又。不。敢。動。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床。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揩。了。刀。插。在。鞘。裏。洗。了。手。唱。箇。喏。一。道。有。勞。高。隣。甚。是。休。怪。且。請。眾。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四。家。隣。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武。松。分。付。土。兵。也。教。押。那。婆。子。上。樓。去。關。了。樓。門。着。兩。箇。土。兵。在。樓。下。看。守。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一。直。進。西。門。慶。生。藥。鋪。前。來。看。着。王。管。唱。箇。喏。問。道。大。官。人。在。麼。王。管。道。却。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一。句。話。那。王。管。也。有。些。認。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條。淨。巷。內。武。松。翻。過。臉。來。道。你。要。死。却。是。要。活。王。管。慌。道。都。

武松不動  
下即看  
下即看  
下即看

頭在牛小人又不肯傷犯了都頭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  
門慶去向你若不要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裏主管道却  
纔和一箇相識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喫酒武松聽了轉  
身便走那主管驚得半晌移脚不動自去了且說武松逕  
逕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  
喫酒酒保道和一箇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閣兒裏喫  
酒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去閣子前張時總眼裏見西門慶  
坐着主位對面一箇坐着客席兩箇唱的粉頭坐在兩邊  
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淥淥的滾出來武  
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來把

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擲將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喫  
了一驚叫聲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脚踏上牀欄  
要尋走路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裏正慌說時遲那時  
快武松却用手畧按一按托地已跳在桌子上把些盞兒  
碟兒都踢下來兩箇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那箇財主管  
人慌了脚手也驚倒了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  
指早飛起右脚來武松只顧逕入去見他脚起畧閃一閃  
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  
街心裏去了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裏便不怕他右手虛  
照一照左手一拳裏着武松心窩裏打來却被武松畧

右○手○早○摔○在○西○門○慶○左○腳○叫○聲○下○去○那○西○門○慶○一○者○冤○魂  
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勇○力○只○見○頭○在○下○脚  
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了○跌○得○箇○發○昏○章○第○十○一○街  
上○兩○邊○人○都○喫○了○一○驚○武○松○伸○手○去○燈○子○邊○提○了○淫○婦○的  
頭○也○鑽○出○牕○子○外○湧○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  
那○口○刀○在○手○裏○看○這○西○門○慶○已○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  
上○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  
兩○顆○頭○相○結○何○一○處○提○在○手○裏○把○着○那○口○刀○一○直○迤○回○紫  
石○街○來○叫○土○兵○關○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統  
冷○酒○燒○奠○了○說○道○哥○哥○魂○靈○不○遠○早○生○大○果○兄○弟○與○你○就  
警○殺○了○奸○夫○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便○叫○土○兵○樓○上○請○高  
隣○下○來○把○那○婆○子○押○在○前○面○武○松○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  
再○對○四○家○隣○舍○道○我○還○有○一○句○話○對○你○們○四○位○高○隣○說○則  
箇○那○四○家○隣○舍○又○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衆○人○一○聽○尊  
命○武○松○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教○景○陽○岡○好○漢○屈○做○囚○徒  
陽○穀○縣○都○頭○變○作○行○者○直○教○名○標○千○古○聲○播○萬○年○畢竟○武  
松○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看此一篇雖太公兵法孔子春秋不是過也如星  
斗燦爛昭布森羅風霜嚴寒疎軟髓骨可敬可畏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隣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讐雪恨。

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却○纔○甚○是○驚○嚇○了○高○隣○小○人○

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牀○子○就○今○燒○化○了○

家○中○但○有○些○一○應○物○件○望○煩○四○位○高○隣○與○小○人○變○賣○些○錢○

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裏○首○告○休○要○管○小○

人○罪○犯○輕○重○只○替○小○人○從○實○證○一○證○隨○卽○取○靈○牌○和○紙○錢○

燒○化○了○樓○上○有○兩○箇○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隣○收○

可傷可

頭提兩  
類人頭  
真是捉  
覓見双

金便有意  
燒掩飾處  
不能直頭  
開密做官  
同事只是  
不攪入心  
念使服人  
心

只得一半  
何以發付  
正妻

財變賣却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逕投縣裏來。此時  
動了一箇陽穀縣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知縣聽得人來  
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  
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階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  
中間。四家隣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  
詞。從頭至尾告說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  
一般供說。四家隣舍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都取  
了明白供狀。喚當該作伴行人。委實一員。把這一千人押  
到紫石街檢驗了婦人屍體。獅子橋下酒樓前檢驗了西  
門慶身屍。明白真偽。寫了格目。回到縣裏。呈堂立案。知縣

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一千平人  
寄監在門房裏。且說縣官念武松是箇義氣烈漢。又想他  
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  
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厮是箇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  
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  
因而相爭。婦人將靈牀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鬪毆。一  
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鬪毆。  
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鬪殺身死。請款狀與武  
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  
申請發落。這陽穀縣雖然是箇小縣。分倒有仗義的人。有

天與打虎  
三般歡喜  
此所未三  
飛之民

陳文昭留

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  
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士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  
子與了鄆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士兵大半相送酒肉不  
迭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  
招詞刀仗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眾人到得府  
前看的人開動了衙門口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  
即陞廳那官人

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曾學案攻書長向金鑿對策戶  
日增錢糧辦黎民稱德滿街衙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  
歌喧市并陳旣文章歌李杜賢良德政勝龔黃

看縣招使  
入門至此  
便一快游  
得印揚可  
以醒世

那陳府尹是箇聰察的官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  
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穀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  
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賊物并行兇刀仗  
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  
枷枷了下在牢裏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  
事司監死囚牢裏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  
鄆哥四家隣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主西門  
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結斷那何  
九叔鄆哥四家隣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  
牢裏自有幾箇土兵送飯且說陳府尹哀憐武松是箇仗

也是好官  
可見人心  
不死

難得難得

嘆人

義的烈漢時常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喫陳府尹把這招藁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使箇心腹人齎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傷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讐闖殺西門慶姦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十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

即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鄰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等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而七斤半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千衆人省論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由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箇剛字擁出長街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犯由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

一番  
夜人暢快

裏喫了一副話裏只說武松帶上行枷看剛了王婆有那原舊的上鄰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箇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目與兩箇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亦回本縣去了武松自和兩箇公人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那兩箇公人知道武松是箇好漢一路只是小心去伏侍他不敢輕慢他些箇武松見他兩箇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舖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箇公人喫話休絮絮武松自從二月初頭殺了人

兩箇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炎火日當天爍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箇人已到嶺上却是巳牌時分武松道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喫兩箇公人道也說得是三箇人迤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十數間草屋傍着谿邊柳樹上挑出箇酒帘兒武松見了把手指道兀那裏不有箇酒店三箇人迤下嶺來山岡邊見箇樵夫挑一擔柴過來武松叫道漢子借問這裏地名叫做甚麼去處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問了自和兩箇公人

寫景一段  
才人人妙

好粧扮如  
見

看他描畫  
衣服身体  
遠近親疎  
處妙有曲  
新

又著一詞  
更有采色

管口都候

一直透到十字坡邊看時為頭一株大樹四五箇人抱不  
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箇酒  
店門前牕檻邊坐着一箇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  
烘烘的插着一頭銀釵鬢邊插着些野花見武松同兩箇  
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  
紅生絹裙搽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  
上面一色金鈕見那婦人如何

眉橫殺氣眼露兇光  
鞭軸般蠢全腰肢棒槌似粗莽手  
脚厚鋪着一層膩粉  
遮掩頑皮濃搽就兩暈胭脂直侵  
亂髮金釧牢籠魔女  
算紅衫照映夜叉精

當時那婦人倚門迎接說道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酒  
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兩箇公人和武松入到裏面一  
副栢木卓凳座頭上兩箇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  
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卓子上解  
了腰間搭膊脫下布衫兩箇公人道這裏又没人看見我  
們擔些利害且與你除了這枷快活喫兩碗酒便與武松  
揭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卓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  
搭在一邊牕檻上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客官打多少  
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盪來肉便切三五斤來一發  
筭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三二十



托出一盃渾色酒來武松看了道這箇正是好生酒只宜  
熱喫最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盪來你嘗着  
婦人自付道這箇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喫這藥却是  
發作得快那廝當是我手裏行貨盪得熱了把將過來篩  
做三碗便道客官試嘗這酒兩箇公人那裏忍得饑渴只  
顧拿起來喫了武松便道大娘子我從來喫不得寡酒你  
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却把這酒  
潑在僻暗處口中虛把舌頭來呷道好酒還是這酒衝得  
人動那婦人那會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  
倒也倒也那兩箇公人只見天旋地轉禁了口望後撲地

便倒武松也把眼來虛閉緊了撲地仰倒在凳邊那婦人  
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喫了老娘的洗脚水便叫小二小  
三快出來只見裏面跳出兩箇蠢漢來先把兩箇公人扛  
了進去這婦人後來桌上提了武松的包裹并公人的纏  
袋捏一捏看約莫裏面是些金銀那婦人歡喜道今日得  
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把包  
裹纏袋提了入去却出來看這兩箇漢子扛擡武松那裏  
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那婦人看了  
見這兩箇蠢漢拖扯不動喝在一邊說道你這鳥男女只  
會喫飯喫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箇鳥大漢



許多說  
話妙

應甚着他  
用意行文  
影事之妙

亦趣甚

身法手法  
眼法心一  
實出

却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那兩箇瘦  
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剝這廝那婦人一頭說  
一面先脫去了綠紗衫兒解下了紅絹裙子赤膊着便來  
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把兩隻手  
一拘拘將肱來當胸前樓在却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半  
截以一挾壓在婦人身上那婦人殺猪也似叫將起來那  
兩箇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的呆了那婦人  
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裏敢弄我正是

麻翻打虎人

饅頭要發醉

誰知真英雄

都會惡取笑

牛肉賣不減

反做殺猪叫

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  
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  
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脚踏住婦人提着  
雙拳看那人時頭帶青紗凹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紮  
護膝人搭麻鞋腰繫着纏袋生得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  
根鬚鬚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又手不離方寸說道願  
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的  
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回道然  
也那人納頭便拜道聞名又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  
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潭家有眼不識

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正  
是

自古噴拳輪笑面  
從來禮數服奸邪  
只因義勇真男子  
降伏兇頑母夜叉

武松見他如此小心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  
兩箇也不是等閒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  
裳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纔衝撞阿嫂休怪那婦  
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去裏  
面坐地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  
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原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為

來便說得  
和尚行  
者有緣

因一時間爭些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  
燒做白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  
樹坡下剪徑忽一日有箇老兒挑擔子過來小人欺負他  
老搶出去和他厮併鬪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  
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小人手腳活便  
帶小人歸去到城裏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箇女兒招贅  
小人做了女婿城裏怎地住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  
屋賣酒為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有那人眼的便把些蒙  
汗藥與他喫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  
肉做餛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裏賣如此度日

此一段叙  
匪徒事狀  
可伏後用  
寫盡遠

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  
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人都喚他做母夜叉。  
孫二娘，小人却纔回來，聽得渾家叫喚，誰想得遇都頭小  
人多會分付渾家道：「三等人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  
他又不會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則恁地也爭些兒。  
壞了一箇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神經畧相公帳  
前提轄姓魯，名達，為因三拳打死了一箇鎮關西，逃走上  
五臺山，落髮為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繡，江湖上都呼他做  
花和尚魯智深，便一條渾鐵禪杖，重六十來斤，也從這裏  
經過。渾家見他生得肥壯，酒裏下了些蒙汗藥，扛人在作

有用頭的  
語其細細  
數出如將  
瓶方又另  
說一番市

坊裏正要動手，開剝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禪杖，非俗  
却慌忙把解藥救起來，結拜為兄，打聽得他近日占了二  
龍山寶珠寺，和一箇甚麼青面獸楊志，霸在那方落草。小  
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勾去。武松道：「這兩  
箇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道：「只可惜了一箇頭陀，  
長七八尺一條大漢，也把來麻壞了。小人歸得遲了些箇，  
已把他卸下四足，如今只留得一箇箍頭的鐵界尺，一領  
皂直裰，一張度牒，在此別的都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  
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一件是兩把雪  
花鑽鐵打成的戒刀。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

傳中往往  
見此輩人  
得為險滑  
豪傑所見  
略同

那刀要便半夜裏肅響，小人只恨道：不曾救得這箇人。心裏常常憶念他，又分付渾家道：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厮們你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道：第三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切不可壞他，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這片心，毋夜又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者怪伯伯說起風話，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

見論人

我見阿嫂瞧得我包裹緊，先賊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拏住，甚是衝撞了嫂手，休怪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兄長，你且放出那兩箇公人，則箇張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綁着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見那兩箇公人，一頭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箇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由，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箇，稱讚不已，便對武松說道：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

但說不妨張青不慌不忙對武松說出那幾句話來有分  
教武松大鬧了孟州城闕動了安平寨直教打翻拽象拖  
牛漢顛倒擒龍捉虎人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言語來  
且聽下回分解

評 張青不壞三等人是何等愛惜人才使當路者盡  
如此天下豈有亂時